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

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，心中納悶，又不好細問。彼時寶玉迷迷惑惑，若有所失，遂起身，解懷整衣。襲人過來給他繫褲帶時，剛伸手至大腿處，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，嚇的忙褪回來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寶玉紅了臉，把他的手一捻。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，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，近來也漸省人事，今見寶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覺察了一半，不覺把個粉臉羞的飛紅。遂不好再問，仍舊理好衣裳，隨至寶母處來。胡亂吃過晚飯，過這邊來，趁眾奶娘丫鬟不在旁時，另取出一件中衣，與寶玉換上。寶玉含羞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千萬別告訴人。」襲人也含著羞悄悄的笑問道：「你為什麼——」說到這裡，把眼又往四下裡瞧了瞧，纔又問道：「那是那裡流出來的？」寶玉只管紅著臉，不言語，襲人卻只瞅著他笑。遲了一會，寶玉纔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。說到雲雨私情，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。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，遂強拉襲人同領警幻所秘授之事。襲人自知賈母曾將他給了寶玉，也無可推託的，扭捏了半日，無奈何，只得和寶玉溫存了一番。自此，寶玉視襲人更自不同，襲人待寶玉也越發盡職了。這話暫且不提。

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，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，一天也有一二□件事，竟如亂麻一般，沒個頭緒可作綱領。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？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一個人家，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，這日正往榮府中來，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，倒還是個頭緒。

原來這小小之家，姓王，乃本地人氏，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，昔年曾與鳳姐之祖——王夫人之父認識。因貪王家的勢利，便連了宗，認作姪兒。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——鳳姐之父——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，餘者也皆不知。目今其祖早故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名喚王成，因家業蕭條，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。王成亦相繼身故，有子小名狗兒，娶妻劉氏，生子小名板兒，又生一女，名喚青兒；一家四口，以務農為業。因狗兒白日閒自作些生計，劉氏又操井臼等事，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，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。

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，膝下又無子息，只靠兩畝薄田度日。如今女婿接了養活，豈不願意呢？遂一心一計，幫著女兒女婿過活。因這年秋盡冬初，天氣冷將上來，家中冬事未辦，狗兒未免心中煩躁，吃了幾杯悶酒，在家裡閒尋氣惱，劉氏不敢頂撞。因此，劉姥姥看不過，便勸道：「姑爺，你別頂著我多嘴。俺們村莊人家兒，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呢？你皆因年小時候，託著老子娘的福，吃喝慣了，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，沒了錢就賭生氣，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！如今俺們雖離城住著，終是天子腳下。這『長安』城中，遍地皆是錢，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！在家跳躑也沒用。」狗兒聽了道：「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著混說。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？」劉姥姥說道：「誰叫你去打劫呢？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。不然，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俺們家裡來不成？」狗兒冷笑道：「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！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、做官的朋友，有什麼法子可想的？就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倒也不然，『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』，俺們謀到了，靠著菩薩的保佑，有些機會，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。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，二□年前，他們看承你們還好；如今是你們『拉硬屎』，不肯去就和他，纔疏遠起來。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。他家的二小姐著實爽快，會待人的，倒不拿大，如今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見他們說，如今上了年紀，越發憐貧恤老的了，又愛齋僧布施。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，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俺們。你為什麼不走動走動？或者他還念舊，有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只要他發點好心，拔根寒毛，比俺們的腰還壯呢！」劉氏接口道：「你老說的好！你我這樣嘴臉，怎麼好到他門上去？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進去告訴。沒的白打嘴現世的！」

誰知狗兒利名心重，聽如此說，心下便有些活動，又聽他妻子這番話，便笑道：「姥姥既這麼說，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，為什麼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，先試試風頭兒去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噯喲！可是說的了：『侯門似海』，我是個什麼東西兒！他家人又不認得我，去了也是白跑。」狗兒道：「不妨，我教給你個法兒。你竟帶了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大爺，要見了他，就有些意思了。這周大爺先時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，我們本極好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也知道。只是許多時不走動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樣？這也說不得了。你又是個男人，這麼個嘴臉，自然去不得；我們姑娘，年輕的媳婦兒，也難賣頭賣腳的；倒還是捨著我這副老臉去碰碰，果然有好處，大家也有益。」當晚計議已定。

次日，天未明時，劉姥姥便起來梳洗了，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。五六歲的孩子，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，歡喜的無不應承。於是劉姥姥帶了板兒進城，至寧榮街來。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邊，只見滿門口的驕馬。劉姥姥不敢過去，揮揮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然後溜到角門前。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。劉姥姥只得躡上來問：「太爺們納福！」眾人打量了一會，便問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劉姥姥陪笑道：「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，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。」那些人聽了，都不理他，半日，方說道：「你遠遠的那牆角兒等著，一會子，他們家裡就有人出來。」內中有個年老的，說道：「何苦誤他的事呢？」因向劉姥姥道：「周大爺往南邊去了。他在後一帶住著，他們奶奶兒倒在家呢。你打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。」

劉姥姥謝了，遂領著板兒繞至後門上。只見門上歇著些生意擔子，也有賣吃的，也有賣玩耍的，鬧吵吵，三二□個孩子在那裡。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：「我問哥兒一聲：有個周大娘，在家麼？」那孩子翻眼瞅著道：「那個周大娘？我們這裡周大娘有幾個呢，不知是那一個行當兒上的？」劉姥姥道：「他是太太的陪房。」那孩子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你跟了我來。」引著劉姥姥進了後院，到一個院子牆邊，指道：「這就是他家。」又叫道：「周大媽，有個老奶奶子找你呢。」

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，問：「是那位？」劉姥姥迎上來笑問道：「好啊？周嫂子。」周瑞家的認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「劉姥姥，你好？你說麼，這幾年不見，我就忘了。請家裡坐。」劉姥姥一面走，一面笑說道：「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，那裡還記得我們？」說著，來至房中。周瑞家的命僮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。周瑞家的又問道：「板兒長了這麼大了麼？」又問些別後閒話，又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，還是特來的。劉姥姥便說：「原是特來瞧瞧嫂子；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。若可以領我見一見，更好；若不能，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。」

周瑞家的聽了，便已猜著幾分來意。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，今見劉姥姥如此，心中難卻其意；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。便笑說：「姥姥，你放心。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，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真佛兒去的呢？論理，人來客至，卻都不與我相干。我們這裡都是各一樣兒：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，閒了時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；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。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，又拿我當個人，投奔了我來，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。但只一件，你還不知道呢，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，如今太太不理事，都是璉二奶奶當家。你打量璉二奶奶是誰？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，大舅老爺的女孩兒，小名兒叫鳳哥的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忙問道：「原來是他？怪道呢！我當日就說他不錯。這麼說起來，我今兒還得見他了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如今有客來，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。今兒寧可不見太太，倒得見他一面，纔不枉走這一遭兒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全仗嫂子方便了。」周瑞家的說：「姥姥說那裡話？俗語說的好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不過用我一句話，又費不著我什麼事。」說著，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。小丫頭去了。

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。劉姥姥因說：「這位鳳姑娘，今年不過□八九歲罷了，就這等有本事，當這樣的家，可是難得的！」周瑞家的聽了道：「噫！我的姥姥，告訴不得你了：這鳳姑娘年紀兒雖小，行事兒比是人都大呢。如今出挑的美人兒似的，少說著只怕有一萬心眼子，再要賭口齒，□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！回來你見了，就知道了。——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。」說著，小丫頭回來說：「老太太屋裡擺完了飯了。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。」

周瑞家的聽了，連忙起身催著劉姥姥：「快走！這一下來就只吃飯是個空兒，僱們先等著去。若遲了一步，回事的人多了，就難說了。再歇了中覺，越發沒時候了。」說著，一齊下了炕，整頓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跟著周瑞家的，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。先至倒廳。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住等著，自己卻先過影壁，走進了院門。知鳳姐尚未出來，先找著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喚平兒的。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，又說：「今日大遠的來請安。當日太太是常會的，所以我帶了他過來。等著奶奶下來，我細細兒的回明了，想來奶奶也不至嗔著我莽撞的。」

平兒聽了，便作了個主意，「叫他們進來，先在這裡坐著就是了。」周瑞家的纔出去領了他們進來。上了正房台階，小丫頭打起猩紅氈簾，纔入堂屋，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，竟不知是何氣味，身子就像在雲端裡一般。滿屋裡的東西都是耀眼光，使人頭暈目眩。劉姥姥此時只有點頭咂嘴念佛而已。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裡，乃是賈璉的女兒睡覺之所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打量了劉姥姥兩眼，只得問個好，讓了坐。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，插金戴銀，花容月貌，便當是鳳姐兒了，纔要稱「姑奶奶」，只見周瑞家的說：「他是平姑娘。」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叫他「周大娘」，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。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，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。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吃了。

劉姥姥只聽見咯噠咯噠的響聲，大有打鑼櫃篩麵的一般，不免東瞧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似的，卻不住的亂晃。劉姥姥心中想著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有煞用處呢？……」正發默時，陡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磬一般，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。接著一連又是八九下。欲待問時，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，說：「奶奶下來了。」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說：「姥姥只管坐著，等是時候兒，我們來請你。」說著，迎出去了。

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，只聽遠遠有人笑聲，約有一二個婦人，衣裙窸窣，漸入堂屋，往那邊屋內去了。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著大紅油漆盒，進這邊來等候。聽得那邊說道「擺飯」，漸漸的人纔散出去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。半日鴉雀不聞。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，桌上碗盤擺列，仍是滿滿的魚肉，不過略動了幾樣。板兒一見就吵著要肉吃，劉姥姥打了他一巴掌。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，點手兒叫他。劉姥姥會意，於是帶著板兒下炕，至堂屋中間。周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會子，方蹭到這邊屋內。只見門外銅鉤上懸著大紅灑花軟簾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紅條氈；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的靠背和一個引枕，鋪著金線閃的大坐褥，旁邊有銀唾盃。

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，圍著那攢珠勒子，穿著桃紅灑花襖，石青刻絲灰鼠披風，大紅洋縐銀鼠皮裙，粉光脂豔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裡，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，盤內一個小蓋鍾兒。鳳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頭，只管撥那灰，慢慢的道：「怎麼還不請進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抬身要茶時，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，這纔忙欲起身。猶未起身，滿面春風的問好，又嗔著周瑞家的：「怎麼不早說！」劉姥姥已在地下拜了幾拜，問姑奶奶安。鳳姐忙說：「周姐姐，攬著不拜罷。我年輕，不大認得，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兒，不敢稱呼。」周瑞家的忙回道：「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姥姥了。」鳳姐點頭。

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，板兒便躲在他背後。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鳳姐笑道：「親戚們不大走動，都疏遠了。知道的呢，說你們棄嫌我們，不肯常來；不知道的那起小人，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。」劉姥姥忙念佛道：「我們家道艱難，走不起，來到這裡，沒的給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爺們瞧著也不像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話沒的叫人惡心。不過托賴著祖父的虛名，作個窮官兒罷咧。誰家有什麼？不過也是個空架子。俗語兒說的好，『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』，何況你我？」說著，又問周瑞家的：「回了太太了沒有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等奶奶的示下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你去瞧瞧。要是有人就罷；要得閒呢，就回了，看怎麼說。」周瑞家的答應去了。

這裡鳳姐叫人抓了些果子，給板兒吃，剛問了幾句閒話時，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——管事的——來回話。平兒回了。鳳姐道：「我這裡陪客呢，晚上再來回；有要緊事，你就帶進來現辦。」平兒出去一會，進來說：「我問了，沒什麼要緊的，我叫他們散了。」鳳姐點頭。只見周瑞家的回來，向鳳姐道：「太太說：『今日不得閒兒。二奶奶陪著也是一樣。多謝費心想著。要是白來逛逛呢，便罷；有什麼說的，只管告訴二奶奶。』」劉姥姥道：「也沒甚說的，不過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，也是親戚們的情分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沒有什麼說的便罷；要有話，只管回二奶奶，和太太是一樣兒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遞了個眼色兒。

劉姥姥會意，未語先紅了臉，待要不說，今日所為何來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論今日初次見，原不該說的；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，少不得說了。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：「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。」鳳姐忙和劉姥姥擺手，道：「不必說了。」一面便問：「你蓉大爺在那裡呢？」只聽一路靴子響，進來了一個七八歲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段苗條，美服華冠，輕裘寶帶。劉姥姥此時坐不是，站不是，藏沒處藏，躲沒處躲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只管坐著罷，這是我姪兒。」劉姥姥纔扭扭捏捏的在炕沿兒上側身坐下。

那賈蓉請了安，笑回道：「我父親打發來求孀子。上回老舅太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，明兒請個要緊的客，略擺一擺就送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來遲了。昨兒已經給了人了。」賈蓉聽說，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個半跪，道：「孀子要不借，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，又要挨一頓好打。好孀子，只當可憐我罷！」鳳姐笑道：「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？你們那裡放著那些好東西，只別看見我的東西纔罷，一見了就想拿了去。」賈蓉笑道：「只求孀娘開恩罷！」鳳姐道：「碰壞一點兒，你可仔細你的皮！」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，叫幾個妥當人來抬去。賈蓉喜的眉開眼笑，忙說：「我親自帶人拿去，別叫他們亂碰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出去了。

這鳳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便向窗外叫：「蓉兒，回來。」外面幾個人接聲說：「請蓉大爺回來呢。」賈蓉忙回來，滿臉笑容的瞅著鳳姐，聽何指示。那鳳姐只管慢慢吃茶，出了半日神，忽然把臉一紅，笑道：「罷了，你先去罷。晚飯後，你來再說罷。這會子有人，我也沒精神了。」賈蓉答應個「是」，抿著嘴兒一笑，方慢慢退去。

這劉姥姥方安頓了，便說道：「我今日帶了你姪兒，不為別的，因他爹娘連吃的沒有，天氣又冷，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。」說著，又推板兒道：「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？打發僱們來作煞事的？只顧吃果子！」鳳姐早已明白了，聽他不會說話，因笑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知道了。」因問周瑞家的道：「這姥姥不知用了早飯沒有呢？」劉姥姥忙道：「一早就望這裡趕咧，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。」鳳姐便命：「快傳飯來。」

一時，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擺在東屋裡，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。鳳姐這裡道：「周姐姐，好生讓著些兒，我不能陪了。」一面又叫過周瑞家的來問道：「方纔回了太太，太太怎麼說了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太太說：『他們原不是一家子；當年他們的祖和太老爺在一處做官，因連了宗的。這幾年不大走動。當時他們來了，卻也從沒空過的；如今來瞧我們，也是他的好意，別簡慢了他。要有什麼話，叫二奶奶裁奪著就是了。』」鳳姐聽了說道：「怪道，既是一家子，我怎麼連影兒也不知道？」說話間，劉姥姥已吃完了飯，拉了板兒過來，舔唇咂嘴的道謝。鳳姐笑道：「且請坐下，聽我告訴你：方纔你的意思，我已經知道了。論起親戚來，原該不等上門就有照應纔是。但只如今家裡事情太多，太太上了年紀，一時想不到是有的。我如今接著管事，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，況且外面看著雖是烈烈轟轟，不知大有大的難處，說給人也未必信。你既大遠的來了，又是頭一遭兒和我張個口，怎麼叫你空回去呢？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兩銀子還沒動呢，你不嫌少，先拿了去用罷。」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苦，只當是沒想頭了；又聽見給他二兩銀子，喜的眉開眼笑道：「我們也知道艱難的，但只俗語說的：『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。』憑他怎樣，你老拔一根寒毛，比我們的腰還壯哩！」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止他。鳳姐笑而不睬，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，再拿一串錢，都送至劉姥姥跟前。鳳姐道：「這是二兩銀子，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。改日沒事，只管來逛逛，纔是親戚們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不虛留你們了。到家，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站起來了。

劉姥姥只是千恩萬謝的，拿了銀錢，跟著周瑞家的走到外邊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我的娘！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話了呢？開口就是『你姪兒』。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：就是親姪兒也要說的和軟些兒。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，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呢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的嫂子，我見了他，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，那裡還說的上話來！」二人說著，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。劉姥姥要留下一塊銀子給周瑞家的孩子們買果子吃。周瑞家的那裡放在眼裡？執意不肯。劉姥姥感謝不盡，仍從後門去了。

未知去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